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四十一回 准提寺前逢二老 養靜堂內論英雄

且說徐良跟著那人進了山門，早就看出他的破綻來了。頭一件，不像當軍的打扮。二者看他是一個人，因何過來一人說話？三者他求人救他的老爺。他卻頭前引路。山西雁將一進廟門，早就看見牆垛子後頭隱著一個人，雙手拿著一條木棍，兜著徐良腦後打來。徐良單臂把前面引路那人揪住，往回裡一帶，自己往旁邊一閃，「叭噠」一棍，正打在那人的腦後，萬朵桃花崩現，死屍栽倒在地。徐良一抬腿，就把那個打棍子的踢倒。那人將要喊叫，早被徐良把脖子捏住。往起一提，把他攜往廟外，拐過牆角，解他的腰帶，把他四馬倒攢蹄捆將起來，亮出刀來威嚇。那人哀告饒命：「我家有八□歲的老娘，無人侍奉，故此才在廟內傭工。和尚叫我辦什麼事情，我就得與他辦去，這是實出無奈，只求你老人家高抬貴手。我若一死，我的老娘也得活活餓死。」徐良說：「不用害怕，你只要把廟內情由說明，這裡是什麼廟？廟內住的何等之人？如何劫囚車？如何搶人女子？——從實說明，我就饒你不死。」那人說：「我絕不敢撒謊。這個山叫金鳳嶺，這個廟叫准提寺。裡面有兩個和尚。一個叫金箍頭陀鄧飛熊，一個叫粉面儒僧法都，手下有二□多個徒弟，天天教他們習學槍棍。」徐良問：「方才劫的這個囚車是什麼人？」那人說：「這個囚車原由是，石門縣九天廟有個僧人，叫自然和尚，內中又有個朱二禿子與吳月娘兒通姦之事，本地知縣叫鄧九如，沒問出他們的親供，將這案解往開封府，由此經過。我們法師有一個徒弟叫飛腿李賓，他得著此信，給廟中送信。囚車將到，我們二位師傅就下山去將囚車打碎，救了自然和尚、朱二禿子、吳月娘，拿了一個千總，一個守備，一個馬快頭兒，殺了一個馬快。」徐良又問：「拿住這些人此時活著呢沒有？」回說：「俱都沒殺，幽囚後院。」徐良又問：「搶來那個姑娘如今怎樣？」回說：「全在西跨院，有幾個婦女在那裡解勸於她，這姑娘執意不從。」徐良又問：「白菊花往這裡來了沒有？」回答：「不認得白菊花是誰？今天到來了一伙人，內中沒聽見說有個白菊花。」徐良問：「這伙人都是誰？」回說：「有柳旺、火判官周龍、小韓信張大連、房書安、黃榮江、黃榮海，後又單來了一個人，叫三尺短命丁皮虎，與我們師傅前來送信。南陽府圍城子有個伏地君王東方亮，定准於五月□五日在白沙灘立擂台，請他們前去打擂。」徐良一聞此言，果然廟中人不少，回手要結果那人性命。那人說：「方才你老人家饒恕我了，我這一死，連我老娘就是兩條性命。」徐良說：「也罷，不管你說的話是真是假，我將你捆在此處。」撕下他的衣襟，把他口堵住，就把那人托將起來，放於樹杈之上，說：「待等事畢之時，我再來放你。」徐良說畢轉身進了廟門，把那死屍提將出來，扔在山澗內。復又進來，直奔裡面，過了兩層大殿，又看見單有個西院，躡上東房後坡，躍脊又到前坡，只見五間上房，屋內燈光閃閃，人影搖搖。山西雁近前俯身一看，只見裡面高高矮矮，一個個猙獰怪狀。上首是火判官周龍，尚有金箍頭陀鄧飛熊，披散著鬚髮，箍著日月金箍。面似噴血，凶眉怪眼，獅子鼻，闊口重腮，大耳垂輪，赤著背膊，穿一條青縐絹的中衣，高腰襪子，開口僧鞋。胸膛厚，背膀寬，腹大腰圓，臉生橫肉，實在兇惡之極。原來鄧飛熊從清境林逃跑，又到了准提寺，這廟中有一位淨修老和尚，鄧飛熊把老和尚殺死，連火工道人盡都喪命，他就做了廟主。法都由九天廟叫人追跑，也奔准提寺而來，這兩人就在廟內相會，彼此全部說了自己來歷。法都打發自己徒弟飛腿李賓打聽自然和尚的官司，本要約會鄧飛熊前去劫牢反獄，不料李賓回來說差使解往開封府，由廟前經過。他們下山，就把差使劫上山來。拿了千總郭長清，守備王秀，馬快江樊，殺了班頭秦保，追散護送的兵丁。來到山上，叫自然和尚重新更換衣襟，朱二禿子也換了衣裳。吳月娘有他本廟中婦女服侍，豔抹濃妝，穿戴起來，好伺候師傅們，又勸解琴姐順從和尚。琴姐總想要尋拙志，反被那些婦女捆住了雙手。

法都、鄧飛熊本要把郭長清、王秀、江樊帶上來審問，可巧有火判官周龍等人來到，吩咐李賓暫且把他們押在後面，迎接大眾進來，彼此相見。將他們的從人、馬匹安頓在後院，方落座獻茶。緊跟著三尺短命丁皮虎到，與大家見禮，隨即就把東方亮的請帖摸出來與法都、鄧飛熊看了，然後擺酒。皮虎問周龍：「你們幾位，這是要上南陽府麼？」周龍點頭說：「正是。」皮虎說：「你們的請帖是赫連齊、赫連方與你們送去的，是與不是？」周龍說：「我們沒見著請帖。」皮虎說：「怎麼沒見請帖？」周龍就將白菊花的事情學說了一遍。鄧飛熊說：「怎麼還有這樣一事情？」張大連說：「連柳大哥、週四哥，全都吃了晏寨主的罽誤。晏賢弟上鵝峰堡去，大概一二日准來。」鄧飛熊問說：「如今雖有東方大哥請帖來到，卻連一面之交也沒有，久聞東方大哥實係好交友之人。」細脖大頭鬼王房書安說：「那老哥准准的是好交朋友，普天之下並無第二。」小韓信張大連說：「全是你知道。」房書安說：「果然我知道，我比你年長幾歲。」素日他二人本就不對，房書安好說大話，小韓信愛攔他，故此他二人不對。張大連聽他說大幾歲，就問：「你知道的事多，東方大哥他的先人叫什麼名字？」房書安說：「叫你問不住，外號人稱九頭鳥，名字東方保赤。」張大連說：「不錯，你知道他先前做甚買賣？」房書安說：「先前亦做綠林，可與綠林不同，一二年不定出去做一號買賣不做，若要做一次，就奔京都公伯王侯、皇上大內、大府財主做這一次買賣，飽載而歸。真有奇珍異寶價值連城的東西，還有多少陳設。做這一次回來，三五年不用出門，足夠用的了。再者他那品行不像咱們，在家內結交官府，誰也不知他是綠林英雄，可稱得出入接官長，往來無白丁。」張大連說：「你知道得了這些寶物都放在什麼所在？」房書安晃著脖子哈哈大笑說：「你更問著了我了。所有值錢寶物，他家內有一個樓，叫藏珍樓，俱都放在裡面。」張大連問：「這第一寶物是什麼東西？」房書安說：「就是那口魚腸劍，由戰國時專諸刺王僚，直到如今，叫他們上輩由土中得出。這座樓就為魚腸劍所蓋。」鄧飛熊說：「怪不得房爺說的話大，真知道事多。」房書安聽人一誇贊，話更說大了，說：「張賢弟，你別瞧我年雖小，普天下英雄我認識多一半。」張大連說：「你這話越發大了，綠林你認得一半，大概俠義也可認得。」房書安說：「七俠五義，南俠做官，北俠是遼東人，那時我在遼東地面，北俠小哪，有人帶他到咱們店內，要給我磕頭拜我為師。我瞧這孩子沒有什麼大起色，因此沒收。五鼠五義更差多了。那幾個耗子，不敢與咱們論哥們就是了。」張大連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有個穿山鼠徐慶，他的兒子如今可大大有名。」房書安卻連連擺手，晃著腦袋說：「不行，不行，差的多。徐慶是我把姪，他的兒子不就是我孫子麼？」

此句話不要緊，徐良正在房上聽著，實在忍不住了，躡下房來，高聲罵道：「你就叫細脖子大頭鬼王，趁早滾出來罷！重孫子，孫磨子，我是你爺爺，老西是你祖宗，快出來！老西不把你剁成肉醬，你也不知老西的利害。」群賊聞聽是山西口音，就知是徐良到了，一個個面面相覷。張大連說：「你說此大話，你出去見他罷。」房書安一聽是徐良聲音，就往桌子底下一鑽，說：「你們告訴他，我不在這裡。」張大連說：「你招的禍，你出去見去。」回答：「我不能，出去就得死。」徐良在外邊叫罵，金箍頭陀鄧飛熊一看，俱都不敢出去，大叫一聲：「什麼人敢在我廟中撒野！」鄧飛熊正要摘他護手鉤，只見三尺短命丁皮虎說：「割雞何用牛刀，待我前去會會此人。」抖身往外一躡。徐良正叫房書安，忽見裡面一矮子出來，類若猴形，由腰間拔出一把短刀，對著山西雁大叫一聲，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夜晚入廟，快快說來。」徐良一笑：「你問老爺，姓徐名良，外號人稱多臂人熊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皮虎說：「要問寨主爺姓皮，叫皮虎，外號人稱三尺短命丁便是。知你寨主爺的利害，讓你快快逃去罷。」徐良說：「你怎麼叫皮虎哪？這個名字不好，改了罷，依我說，你叫皮孫子。」皮虎一聽此言，氣衝兩肋說：「好山西雁，看刀！」徐良把大環刀一亮，就見皮虎往後一仰躺在地下。皮虎他本是這一趟滾堂刀，前番見邢家兄弟時節，就是這一趟滾堂刀把他們殺了一個手忙腳亂，如今又是這趟刀，滿地亂滾。看他這刀淨往下三路，徐良一著急，想出招數來了，將大環刀刀尖衝地，刀刃衝外，淨隨著皮虎亂轉，他的刀若是碰在大環刀上，那是准折。皮虎一看，破了他的滾堂刀，不敢久戰，撒腿就跑。徐良並不迫趕，一低頭，暗器正打在皮虎腿上，要知皮虎生死如何，再聽下回分解。